

13

革命回忆录

南昌起义前后片断

李亚民遗作

长征散记

张云龙

忆上海劳动妇女战
地服务团

胡瑞英等

在八路军留守兵团
的五年

李兆炳

中共中央在城南庄

姜廷玉等

人民出版社

革命回忆录

(13)

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:尹凤阁

革 命 回 忆 录

GEMING HUIYILU

(13)

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5印张 167,000字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20,200

书号 11001·690 定价 0.67元

K260.6
2.13

258718

2517/24.

《革命回忆录》丛书编辑例言

为了收集、积累、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，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，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，分册陆续出版。

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、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，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，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，仅供参考。

《革命回忆录》上刊载的文章，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。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，或因记忆有误，难免有不详尽之处。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，欢迎提出订正、补充。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，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南昌起义前后片断.....	李亚民遗作(1)
湘南暴动回忆.....	李克如(16)
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南方战线.....	方 强(32)
长征散记.....	张云龙(55)
红军干部团光辉战斗的经历.....	刘少卿(71)
长征途中掩护中央机关抢渡湘江.....	吴 西(87)
红四方面军的首次大捷——黄安战役.....	彭希林(96)
夜袭“九里十八寨”.....	梅少卿(113)
李大钊烈士殡葬记实.....	宇 斧(119)
中国“左联”在东京的部分活动.....	陈子谷(124)
威海起义.....	姜 克(139)
在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五年.....	李兆炳(154)
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陕甘宁边区.....	袁福生(163)
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.....	胡瑞英 郑里明 里 路(167)
中共中央在城南庄.....	姜廷玉 管春林(185)
杀进碾庄圩,击毙黄伯韬.....	杨年伦(200)
渡江战役前夕的几次地下交通.....	张惠卿(207)
在新疆新兵营的日日夜夜.....	萧显清(227)

我们终于有了一支强大的空军..... 方 槐(242)

争取、团结、教育、使用方针的胜利

——留用在东北的日本医务人员简况..... 孙仪之(257)

南昌起义前后片断

李亚民遗作

贺龙同志领导的独立十五师，在国民革命军中是一支英勇善战，被誉之为“铁军钢矣”的坚强部队。一九二七年夏，它以破竹之势沿京汉线北伐，经逍遥镇、小商桥大战，攻克许昌、郑州，将奉系军阀张作霖赶到了黄河以北。“马日事变”后，武汉遭夏斗寅、杨森的攻击；独立十五师挥师南下，解除了夏、杨对武汉的威胁。此后，部队开到华容镇整编，改番号为二十军，贺龙同志任军长。当时，我在二十军二师步兵四团三营六连任连长。部队经过整编，党代表、指导员等建制更趋完善，黄埔学生各连都有；枪支完全换成崭新的“新三八式”。整编后部队进驻鄂城。七月中旬，何键借口不属我军防线，要求让出。当天，我们便移驻黄石港、石灰窑一带。

一天晚饭后，贺龙军长召开军官大会，在军部的厅堂里坐满了人。贺军长穿着一件洗得灰白的军衣，一撮浓黑的小胡子，很是显眼，和往常一样爽朗、乐观，但在他炯炯的眼光中，却含着严肃。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同志们！我们要出发打仗了”。一句话还没说完，会场上便立即轰动起来，我忖量，一定有大战，要不军长今天怎么特别严肃呢。“我们要去打南京

的反革命蒋介石。”他继续说，“这次行动只说东征，而究竟到哪里，这是军事秘密。如果有人要问你们开到哪里去，就请他来找我贺龙！”他说到“来找我贺龙”五个字时，右手在胸前拍了两下。

部队从黄石港乘船东下，士兵们听说有战斗，而且又是秘密的，在队伍中自然形成了神秘的气氛，将以往欢跃的情绪变为严肃、紧张，意味着将有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。

部队经南浔路，于七月二十八日到达南昌的牛行车站。牛行车站在南昌城的北面，和城隔着一条滚滚的赣江。各团先后过江进驻城里，我们四团就驻在沿江的车站附近。大家都说，“东征”怎么到南昌来了？我心里也有些疑惑。

这是一个小站，很多铁路工人都露天睡觉，因为酷暑天气，深更半夜里还有人下水洗澡。车站驻有国民党王均部的一支二十多人的巡防队，还有一个税务所也有几条枪，他们见是二十军的人驻到这里，早有几分畏怯。

我连正好驻在巡防队的隔壁，共一个院煮饭。我们的士兵和他们闲扯时，又知道都是贵州老乡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进出营房，他们的哨兵从不问口令。所以，巡防队的枪支放在哪里，谁睡在什么地方，人数、道路等，我心里很清楚。

二十一日傍晚，王炳南营长突然召集全营的连长到江边，他神情激动地说：“今晚有情况，各连集合队伍到江边警戒，不许吹号，要肃静。”说到这里，用敏锐的目光扫视了我们一下，接着又说：“第一，不许有人在木排上洗澡和睡觉；第二，不许城内的军队夜晚过江；第三，防止上游来敌人！”话很简短扼

要。然后问大家“明白了吧？”“明白了！”我们齐声应道。

队伍很快就在江边渡口摆开，静悄悄地监视着江面。这时，王营长陪着贺文选团长来到警戒线上，又对我们几个连长说：“告诉士兵们，今晚要缴城里反革命军队三军、六军的枪。”立时我想到在石灰窑贺军长说的东征与军事秘密的事，我以猜测的口吻问：“团长，军长说的东征就是这里吧？”团长嗯地点了一下头。

接着交代：队伍全用白手巾系在颈上，记好口令，十二点就要行动；城里敌人都是穿的短袖上衣、短裤，容易识别。我团在拂晓渡江，第一营在团部集合向下游警戒，第三营在铁路上向德安方向警戒，并解决一部分路警。二营从轮渡码头向城里和上游警戒，同时解除巡防队及税务所的武装。最后，贺团长强调说：“行动时不要乱打枪，周围都是自己的工人，注意战斗纪律，进城后绝对不能到老百姓家去！”

王营长带着五连连长和我，在驻区侦察敌情。因为这里敌人的情况我早已了如指掌，便向营长作了汇报。回到江边后，研究决定：营长带五、六连缴敌人的枪，营附带七、八连作警戒；行动时尽量不要打枪。

我向全连传达了任务，士兵们听说要缴朱培德、王均的枪，大家都振奋起来了。伙夫连夜作饭，准备吃饱过江。部队在紧张地行动中，带着一股骄气，因为二十军的士兵是钢军。

当晚没有月色，星星分外晶明。我带着全连士兵，潜行到巡防队院外的竹篱下，隐蔽着。深夜，静极了。从院内发出的

鼾声，听得很清楚。俯卧在草地上的士兵有的瞌睡了。我揣着驳壳枪，等待城里统一的信号。

“叭哒！”一声悠长的枪声，从南昌城头发出，冲破了寂静的夜空，一时城内枪声大作。我跃起喊道：“起立！冲啊！”朝天打了两枪，士兵们冲进院内，敌哨兵早举枪投降，在院内酣睡的敌人，惊慌地向屋里挤。我们士兵冲进屋里便喊：“不准动，举起手来！”很熟悉地将敌人所有的枪支都抱了出来。我派人把二十多个俘虏押到江边，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搜查，将税务所几条枪也顺手缴过来。这时，王营长下令不必再搜，全到江边集合。

全团都向江边移动，等待天明过江。贺团长这时在码头上指挥准备船只。城里的枪声正象千家万户放年炮似地激烈地响着，到拂晓时才渐渐稀疏。我和士兵们一样，坐立不安，急着想进城。天明，部队集合上船，用小火轮牵引渡江。到对岸时，枪声停息了。步一团在守城，大家见面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心情。

全团分两路纵队沿西大街向市中心行进。街上，商店都紧闭着门户，没有行人，还处于戒严状态。墙上贴着“打倒蒋介石！”“打倒汪精卫！”等标语，士兵们说，蒋介石、汪精卫这些家伙早就该打倒！

我将警戒布置好后，已经是中午，我们站在树荫下还一个劲地淌汗。一会，团部下令可以找旅馆、商店住下。我连就驻在南大街大同旅馆。

第二天，营党代表来了。他说，成立了劳农政府，贺军长

是主席团的成员、起义军的代总指挥。全连欢腾起来。我想，经常喊革命，打倒蒋介石，这回是成功了。朱培德一万多人被缴械，现在又成立了自己的政府，士兵们高兴地说：“这是我们打来的天下！”这时，街上出现了雄赳赳的工人纠察队，市面又热闹起来了。

八月五日，全军开出南昌进贤门，向广东进发。南下的队伍浩浩荡荡。马车、人力车、骡马，都满载着枪支弹药。有很多穿军衣的男女青年学生，有打着红旗的前哨队在荫凉地方安置休息站。贺龙代总指挥骑着马，时前时后地在队伍旁边驰骋，和战士们答话。队伍里有说笑的、有唱歌的，一路很是热闹。沿途写有“打到广东去！”“杀回广州去！”等标语。有的战士问团党代表：“不是原来说开到湖南去的吗，怎么又开到广东去呢？”团党代表李勃给大家讲解：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，那里有兵工厂，也便于发动群众。并说，我们这次暴动是给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有力的回击。

经三江口、抚州、宜黄等地到达广昌。当天晚上，全军召开大会。贺代总指挥简短地总结了十多天的行军情况，然后严厉地说：“老百姓有反映，很多士兵到池塘里洗澡、摸鱼，这是很不好的！”一些士兵听了感到不安。他接着说：“还有的官兵，自己不愿扛枪，就抓夫，让别人挑枪！”一些抓过夫的官兵听了，难为情的低下头来。他又说：“从现在起，不准下老百姓的池塘洗澡，更不准摸鱼，不准抓挑夫，行军锅一律自己背。我们是革命的军队，不能象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一样，不替老百姓着想。十一军这方面做得很好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。”场内都

在谈论着，感到说的很新鲜。最后他说：“要打扫宿营地，烧水、煮饭一律在屋子外面。这有点麻烦，而要革命，就不要怕麻烦。大家能够做得到吗？”全场大声地应道：“做得到！”。贺代总指挥满意地点点头，走下讲台。

从此，军风纪好了，军官以身作则。我连有几个病号，我除了自己的驳壳枪，也背了一支长枪。战士之间的互助精神也渐渐发扬着。

从石城出发，涉过琴水，直下瑞金。一路上战士们唠叨地说“怎么还没有战斗？”八月十八日早上，贺团长对我们说，前面有敌情，要作战备行军。战士们听说有战斗，高兴地说：这回要给反动派尝尝我们的“新三八”了。因为有很多战士自从华容整编换枪以来，还没有使用过哩！

这天我连担任前卫。我带着队伍走在前头，战士们精神饱满。团长和营长靠近我连后面行进，他俩见六连的战士雄赳赳的神情，很是满意。

到达壬田，离瑞金城十五六里时，尖兵班报告发现敌人沿大路向我方迎来。王营长即令我连沿着右边高坎上隐蔽前进，其余各连顺大路隐蔽地跑步上高坎。

在高坎上，清楚地看见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，晃晃荡荡地向我方走来。离我连约四百米，敌人站住不动了，踮着脚向我们后方瞭望，看样子还没有发现我们。前面的尖兵班早已散开，距敌较近，在敌人犹豫时，骤然向敌人开火。枪声一响，敌人慌乱地散开，向我右前方高地上涌。

王营长带着各连从我左前面急速冲上坎去，打击正密集

爬到坎上的敌人。我带领一排跳出尖兵班右翼，发起冲锋，成群的敌人翻滚下坎，其余的仓惶卧倒在坎地里抵抗。我指挥一排又作一次猛冲，距敌人一百多米处，便被水田阻隔了。敌人背后没有隐蔽地，也不敢往坎上运动。相持约半小时，贺团长来到我的位置上，见一、三营从右翼高地正向敌人冲击，打得非常激烈，敌人支持不住，开始退却，便叫我：“李连长，你连发起冲锋！”

一阵急促的冲锋号，我连一下冲进水田，把敌人压过土坎。贺团长跟着过来，刚上坎，他哎哟一声，忙弯着腰，捂住腹部，连声喊我：“李连长，李连长，我中弹了！”我赶快返回去扶他，见腹部流着血，即令几个警卫员背往团医正处急救。他边走边说：“马上告诉王营长，代理我指挥，追击！”我听他讲完，转身便向前跑去。这时，步一、二团已从左侧向瑞金城进攻。敌人听见他们后方激烈的枪声，更加震惊，纷纷向后败退。王营长指挥全团乘胜追击。

这一带地形，是一个高坎接一个高坎，中间隔着水田，象波浪似地起伏着。敌人一上一下地且战且退，我们越追越近，傍晚将敌人全部击溃，残余的敌人绕过瑞金，踉跄地向会昌逃窜。王营长下令停止追击，幽默地说：“让他们多活几天吧，怪‘可怜’的！”

全团整好队伍，押着数百名俘虏，向瑞金城行进。沿路的田塍上、大路上、水田里，敌人尸体狼藉，枪支横斜。到达瑞金城外松怀宿营时，已是满天星斗，夜凉如冰。

瑞金战斗后的第三天，我团由代理团长吴俊声率领开往

会昌，配合十一军作战，击溃钱大钧十八个团的主力军后，返回瑞金休息。我风趣地问连里的战士：“这回‘新三八式’的瘾过足了吧？”战士们乐呵呵地笑道：“够钱大钧受的了！”

九月一日早上，秦光远师长对全师讲话说，离广东不远了，但暂时不去广东，先到福建汀州（今长汀）一带，消灭反革命军队，不然的话，敌人会扰乱我们的侧翼和后方。

翻过赣闽之间高大的武夷山脉，便是福建古城。一下山，先头部队便与驻在古城的敌人赖世璜部交火了。我们四团赶到前卫时，敌人已向后退。秦师长下令：“追！”一口气追了两天一夜，赖世璜的队伍被追垮了，我们长驱直入长汀。

到达长汀是九月六日晚间。前面已经有两个团进了城，待我们进城时，突然从街巷间的楼房上打来不少黑枪，伤了我们团几十个人。在我身旁的黄埔见习官的肩胛骨上也被打中一枪。当时，天乌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吴代理团长便悄悄传令各连：“队伍不要惊乱，马上包围，天亮后搜查。”还没有等天明，敌人已化装潜逃光了，战士们气得跺脚道：“有本领的明枪明刀来！”

长汀的妇女特别能劳动，戴着凉伞一样的斗笠，粗壮的脚步，走起来咚咚地响。她们给军队送柴火、挑米，我们一些江北来的战士都感到很稀奇。我是初次到福建，对这里的风土人情也特别感兴趣。我们在长汀住了三天，天天都开群众大会，演戏，很是热闹。

自瑞金翻过大山直到福建峰市，部队都是在山区行军。山地行军是艰苦的，草鞋耗费很大，所以，队伍每到休息或宿营

时，每班都有大半的人在打草鞋，这几乎成为习惯。在三天休息中，战士们打了不少草鞋。

从长汀出发，继续南下。离峰市不远，遇到陈铭枢的一小股敌军，又被我们紧盯着追击。追了近一个星期，到虎市那天，换上四团担任前卫，二营担任尖兵。我心想，又要象追赖世璜一样了。我们二营和敌人一接上火，就猛打猛冲，追得敌人连气都喘不过来，只顾向下坡跑。敌人有的怕跑不快，将包袱、枪支、子弹都扔掉，丢得沿途都是，我们也顾不上去拾。最后，把敌连排长追上俘虏了，才停止追击。连里的战士们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汀州的气，算是出了！”在虎市我们雇了船只，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全部装上，便轻装进广东！

一天，到达大埔。长时间以来在山区行军，现在到了赣江两岸开阔地，又见往来的小火轮，心情更觉爽朗、舒畅。老百姓成群地围上来和我们攀话。连里有些川黔人，打着手势慢慢的讲：“我们是革命军，老百姓的队伍。”老百姓“海呀”“海呀”地点点头，彼此还能听懂一点。可是却难倒了江北人，越着急越说不出，战士们乐开了。正准备宿营，忽然吹起紧急集合号，秦师长神色紧张地说，贺总指挥^①乘轮船下三河坝，遭到敌人伍朝枢部队的袭击。全军大为震惊，我暗想，总指挥怎么单独走出行军警戒？千万不要出意外！秦师长命令：一、二、四三个团顺江跑步前进！江边宽敞的大路，扬起了迷漫的灰尘。平常爱说笑的战士，现在也不吱声了，几千人默默

^① 这时，贺龙同志已被任命为总指挥。

地跑着。

赶到三河坝，已是半夜。遇见贺总指挥的警卫员，便争先恐后地问总指挥怎样了？警卫员向大家解释：“没事，轮船是遭到敌人的袭击，枪一响我们就靠近左岸，总指挥在船舱里，我们几个人用短枪迎击。……”大家听见安全没事，心情才轻松下来。拭去脸上的汗渍尘土，谈论开了，责怪警卫营为什么不和总指挥坐一只船。警卫营的战士们腼腆地说：“一条船坐不下嘛，谁知道敌人要来搞鬼！”

离潮汕不远时，总指挥部下达命令，这一带有广东军阀黄绍竑、徐景堂、钱大钧的部队，不能大意，要作较大的战斗准备。大家都格外警惕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，前卫部队攻克潮州。我们四团入城时，成千上万的群众打着彩旗，燃放鞭炮夹道欢迎。我们初次见洋灰马路，又有两旁的欢迎群众，心里很是高兴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步伐走得格外有力、整齐。

潮州是个繁华热闹的城市，我们每天拿着小红绿旗，唱着革命歌到中山公园开军民大会。晚上还演话剧，说的都是广东话，听不懂，战士们只是咯咯地笑。

第三天，全军每人发了四块袁大头（银元），这是我们二十军第二次发饷。第一次是在一九二四年。贺龙同志领着我们在湘、鄂、川、豫各省与军阀转战，一直没有发饷。那年在四川缴获英国军火商人走私后，发过一次饷。以后就再也没有发过薪饷。北伐进军到许昌时，贺龙同志曾说过：“我的军队是不发饷的，而打起仗来比有薪饷的军队要厉害，因为官兵们知

道是打军阀、打敌人。闹革命，不发饷，也能打胜仗！”我们以这种传统很感自豪。记得北伐进中原时，黄琪翔龟缩武胜关，不敢与张作霖作战，还是我们独立十五师将张作霖打过黄河以北。人人都说：黄琪翔的部队真草包，发饷多，打仗少。潮州的商人真坏，一律用英、日帝国主义的银洋，哪怕是凿的百孔千疮的烂洋，他们都说好，自己国家的光亮亮的银大洋，他们一枚也不用。发的几块银元买不到东西，只有揣在兜里。大家气愤地问商人：“你是不是中国人？”

九月三十日，二十军从潮州渡过赣江到揭阳。刚开午饭就得到消息，先头部队在白石附近遭遇过敌人，令四团迅速增援。大家一听有紧急战斗，放下饭碗，束好草鞋，即刻向西北方向疾行军。

到汤坑时，前面枪声响得正密。吴团长指挥部队立即展开，在右前方的小土山上投入战斗。

黄昏前，我陪着五营长观察地形：敌人的阵地是一个小土山，坡度在六十度以上，坡上是一片小松树，下面是荆棘和杂树草丛；我阵地与敌阵地之间是梯形水田，相距约三百米，长约一里。我阵地上全是些大小石块，犬牙交错。右侧是一营，再过去是一团；左侧是一条弯曲的河流，河对岸是背着小斗笠的十一军和五团的部队，正在向甘蔗地运动。面前的敌人是李济深、陈济棠部的九个团的兵力，全隐藏在小松林里。松林的右侧高地上的火力，正与河流口成俯射角。敌人仗着地形的优势，疯狂地阻击我军冲锋和渡河。

当晚，全团组织一次夜间冲锋。我们悄悄地涉过水田，行